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作家乡恋



煤河漫记

关仁山



夏至的风

曹福贵

夏至的风，
跃上巍峨燕山，
暖了胸膛，
把碧波麦浪揉成遍野碎金，穗涌香浓。
晚熟的香白杏、红樱桃，
争相躲进夏荫里，
留栗花漫坡，十里芳踪。
丰收的笑语，
是冀东大地
最清亮的夏至晨钟。

夏至的风，
漫过大街小巷，
晨光铺展的街角，
豆香浮起吆喝声，
惊起踏出考场的少年，
奔向大南湖畔跃动的步履。
远客定格潋滟波光，
老者、孩童，近邻、远朋，
共织这城市的致炫和鸣。

夏至的风，
潜入我的梦，
梦里静立的祖父，
眉间刻着山般的叮咛；
稚子攥紧我的衣角，
眼里漾着未言的憧憬——
等父亲带我再走一段。

立夏

(组诗)

李国新

忍冬开了
露出一嘴金牙
嘲笑
紫穗槐也随声附和
只有假还阳参以身祭奠
还没有化泥的落英

花香散尽
梅子隐于叶底
花落之后
我再也不认出花草树木
我与人民公园的众生
如此陌生

过了恋爱、授粉的季节
我恍然大悟：
春天
原来是一场
骗局

秋日，去看苇

鸥鸟逆风
残阳点亮了天空
天地以沉默讲述
风抹平芦苇荡
苇叶成舟
芦花如雪

哪一棵芦苇是你？
寻找
然后连根拔起
纠结着缠绵的泥土

浸以泪水
用时间的沉重压扁
织一领席子吧
昼夜相伴
肌肤相亲

或者
指使一把野火
焚烧成灰
余温褪去
夜凉如水

午后

太阳慵懶
斜倚在26号楼楼顶
龙泉河委身阴影
河水柔顺
水中花与之纠缠

津山线的绿皮火车匆匆驶过
从来处来
向去处去
奔赴
意外地分割了季节

有人吹起萨克斯
撕裂混沌
如同神谕
回头看
钓鱼人在对岸
拉饵、抛竿
然后
跌坐

元，历时两年完成了煤河治理一期工程。如今,煤河已是碧水含青、鱼翔浅底,两岸花团锦簇,杨柳依依,健身路径曲径通幽,一片旖旎风光。后来,煤河再次整修,记得“河头老街”落成那年,也是母亲去世的那年。父亲去世得早,我将父亲和母亲合葬在煤河岸边的墓园里。过去,从故乡村庄到县城,路是难走的,如今河岸整修成林荫小路,车水马龙,游人如梭。灯光、明月和繁星散发着晕光。天亮了,我来到了河边甬道,鸟群消失在遥远的蓝天里,河岸几丛绿草生长,开着一片片野花。我想念亲人了,人想人,就像煤河的水,抽刀断水水更流。我在洒满阳光的河边走,看见田野,这是母亲挖菜、割麦子、拾棉花走过的路,眼前浮现出母亲蹒跚的身影,我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

晨光一点点照亮了大地,寂静无声。春醒了,河岸绿油油的生命重新鲜活。河边的小树长高了,在风中轻轻摇曳。芦苇也绿了,整片的荷花开了,灿烂而壮观。可是,谁曾想到,煤河两岸曾经是贫穷的土地,穷困也是故乡的伤疤和痛。改革开放那年,煤河两岸开始了“联产承包”,两岸春耕的农民披星戴月地劳动,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诞生。丰南一度成为“钢铁大县”,人们富裕了,可是煤河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河岸的钢厂、水泥厂和化工厂,河流一度污染,河流浑浊了,河里的鱼死了,这是让人心痛的历史时期。在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丰南人又开始了煤河的综合治理,拆掉了污染工厂,拓宽了河道。于是,生态旅游的“河头老街”诞生了,两岸是乡村振兴进行中的美丽乡村。村庄的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听说今年春节,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故乡的朋友说,“回唐山看看河头老街吧,这里忒热闹了。”我看到了朋友发来的视频。流光溢彩的煤河复活了,威严中透着温情。今天,从表面看,煤河好像没有新故事

了,其实,随着乡村振兴政策落地,这里每天都在变。看不到借鉴,也看不到模仿。爱惜煤河每一株草木,因为那是蓬勃的生命。从古老煤河中蝶变的“唐人街运河”诞生了,然后改名“河头老街”。我想,之所以改名河头老街,也是因为这条煤河。“河头老街”被唐山文旅集团并购整合,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河头老街”终于在风中舞出火的姿势。游人来了,河面游船荡漾,河水粼粼波光,就像我内心照耀的一片明亮的灯火。春夏秋冬的煤河,活脱脱有了新的生命,催我们成熟、坚韧和广阔。河边的人们也便有了生活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就是找到生命的原乡。我似乎听见了游船上的歌声,歌声和水声打开了我们的心扉,让我翘首遥望。人与人是有关缘分的,人与河流也是。可以想见,当年煤河人的繁华盛景,繁华中有乐趣,乐趣与艰

辛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人生精彩的故事。

下午的阳光退了下去,煤河迎来了夜晚。我们心里的,梦里的,存在的,飘渺的,该留下的总会留下,该走的化为尘埃永远消失了。我再次沉浸在煤河新生的兴奋里。煤河的变化带来沿岸村庄的振兴,河与村庄透露出生命的恩惠和从容。让我们领略煤河那颗明净而尊贵的灵魂。此时,河流回溯的时候,我就格外崇敬历史上那些前行者,比如洋务运动重臣唐廷枢,比如新唐山的建设者。他们跋涉在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依然砥砺前行,这是民族复兴的最大秘密。故乡的煤河已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之中,养育我们的身体,也养育了梦想。人一旦接通了梦想,心底就会有无穷的力量。中国的强国的梦,是流淌的、滋润的、蔚蓝色的梦,是通往蓝色文明的路。煤河不再是黑色,前方应该是海的湛蓝……

知此世间无往复 独行踽踽更何遵

——悲忆冯霖章先生

郭洪涛



一个终生探求美创造美崇尚美的人在充盈着映阳春光之美的时节,静肃萧然地走了。

虽然已是东风无力的暮春,虽然早有心理准备,闻听先生仙逝还是不禁愕然,一股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肃杀之气弥漫于心。4月27日,我正在南湖藏书楼与主人甄选选展书刊。时近中午正欲返家,忽然接到国梁兄由江西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先生于昨日故去。先生弥留时遗言,丧事从简。

回到家中,我默然看到架上先生十多册诗作画集,悲从中来。我抽出《逸翁词》与《冯霖章诗文稿》——正是这两册书,开启了我与先生以师相敬以友相知的十年。

2015年2月,先生高足也是我之挚友国梁兄,将其伏案斟酌删裁的先生诗文稿交我,知会我为之排版、打印并装帧设计。我虽无缘识荆,但景慕先生久矣,能为先生做事与有荣焉。历时半月,一册录诗106题、词43阙、文34章,计19800余字并附画作7帧的《逸翁诗文稿》(先生号逸翁)得以完成。我用手工装订成书,托国梁兄面呈先生。一周后收到先生在扉页上亲笔题写“洪涛道友评鹭 乙未初春 霖章”墨宝的样书——这是我给先生制作、也是先生签赠与我的第一册书。3月底,接国梁兄电话,说《逸翁诗文稿》据样书印竣千册,让我去先生府上取书。

3月25日下午我第一次拜见了先生。当时先生的另一弟子王立林女史亦在座。我见先生额头宽广眉目细长,方颐薄唇两耳垂纶,慈祥蔼然一长者。先生和立林女史极力揄扬排版疏朗,装帧简洁,“实获我心”,所以原样付印,连护封用云纹纸亦照搬。交谈中知先生震后曾居东工房六街,与我家仅一路之隔,只是我那时年幼,不识先生。先生德容粹然,性情淹雅,论典说史,驱遣自如。初次见面,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先生对某些画家

攀龙附凤以博虚名嗤之以鼻,并说自己因拒绝为应酬之作钤印,而被个别人戏谑为“平羽士”。他不以为意,常在画作上自署。

先生擅丹青精音律,欲哀集词作钹板刊行。枣梨之责无所贷也,我承担了《逸翁词》的笺注。之后,为探赜词心索隐词意,常去府上得以亲承警颔。每次先生必放下手中画笔,斟茶一杯,谈不暇顾。先生“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盘桓其间受益良多。《逸翁词》笺注历时一载有余,查阅工具书及征引古人词集二十余种。屑琐自幸之余,字句注释、援引词句、体例变更、录入排版沉潜反复颇费周章。至2016年腊月二十八日,我与由赣回家过节的国梁兄通宵未眠,终于在腊月二十九日(除夕)晨,将《逸翁词》正体字竖排版打印成册装订成书(正式出版时改为简体字横排),又做函套加贴书签。我之所注,纡短汲深,无非辗转贩卖了无新解,祗添蛇足而已,然先生多有嘉许并嘱我为序。后学小子愧不敢当,写了一篇文白舛互的《耽吟绮丽花间句——逸翁词赏鉴》。中国文联出版社付梓前,先生主张放在卷首以之代序。

2018年秋,先生拟将《逸翁诗文稿》易名《冯霖章诗文稿》交西冷印社梓行,又托我作注。那时我正陷入房产维权诉讼,拂了先生注意。我先生不以为忤,待我如初。至今想来悔愧交集。

《临泉浣轻毫 留住春风意》是我为先生写的一篇卑之无甚高论的粗疏之作,率尔成章后先生却多有谬赞,推荐给《人物》《大众电影》刊载。在其后印行的数种画册中选作前言。

我与先生往来日渐频繁,有时亦不拘行迹畅所欲言。后萌生出为先生做传或口述实录的念头。我以为,先生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春秋已高,以先生艺术造诣之兼综众妙,艺术见解之高深独到,声名之远播,阅历

之丰富,尤其是求变求新戛戛独造的泼彩泼墨之工笔,卓立当代中国画坛,足可树碑立传嘉惠后学。当我颇为唐突地把这一想法向先生说出,先生朗声大笑,连说“我还年轻,我还不老。”

四时有序生命无常,先生在天之灵,此刻也许会欣然于我之提议吧?追思寄远,当年虽说未免孟浪,然我始终以未能说服先生玉榻珠藏,留下人世诸相及艺术体认之专著为憾。只是“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了。张爱玲以“海棠无香,鲑鱼多刺,红楼梦未完”为三大恨事。不过,若以海棠、鲑鱼、红楼喻情感满足、物质赓足、人生与艺术美中不足,每一位艺术家恐都有所缺憾吧?

2018年7月,《晚饭花开》见诸报端,我尚不知。先生打来电话,倍加称赞。后又将报纸馈我。2023年11月,我工作出现转机,先生作《赞洪涛》一文,发表在《唐山晚报》上。其中写道:“洪涛文《晚饭花开》读后感受颇深,连读数遍,字里行间顿感诚挚平易,斐然成章,其能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此其意有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洪涛,余之素故。乃明能见机才思清逸达实之士。余久倾才羨,屡屡怀慕。拜服之至也。”——先生奖掖后学,对我爱护之忱期望之殷,至今思之铭感弥深。

尤使我心怡的是,所谓文人八雅“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在先生的书房画室占其太半。去先生府上,常挾书而归。十年间送我书刊不下三十余册,且多签名。诗云“赐我百朋”亦不能喻我当时欣忭。而今春梦梦窄,人目怀怀,悲悼先生,纸面凉薄,赋得的只是苍凉戚然与冷寂森寒。

去岁初冬,先生身体违和,欲去探望。只是適医囑,先生不便见客。今年春节前夕,我径赴冯府。事先并未告知先生,我知道若提前通话,先生一定会谢